

远方宾馆

新媒体艺术系 2011 级图片摄影 胡佳艺

轰隆的汽车行驶在一条土路上，石头不时地突兀出来，它们就像癞蛤蟆背上的疙瘩一样长在路面上。我的脑袋里灌满了汽油味，我特别相信一个火星就能点着我的鼻子。为什么要坐一辆连玻璃都没有的破解放呢？驾驶室倒是足够大，空空的破车架子吱吱嘎嘎的。父亲开着车让我在旁边呆着，所以我只好紧盯着前方，数着一棵又一棵的破落的白杨。太阳一直挂在车框的左上角，过了一会我就看得很累了，眼睛堆满眼屎，最后打着哈欠横躺在暗绿色的皮座位上。我喜欢抠这些人造皮革裂开缝以后露出来的海绵。上个座车的家伙一定是个大胖子，因为如此广泛呈放射状的裂纹让我觉着这地方被一颗炸弹炸过。父亲在我认真地抠着座位里陈旧海绵的时候，双手一直紧握方向盘，他的脚拼命踩着油门所以一直抱怨腰疼。我觉得只允许一个人开车比修马路还累，但是驾校并没有教会我怎么样开一辆没有离合器的怪物，父亲说只要档在手里，就可以硬挂。我挺担心再这么下去变速箱迟早完蛋，父亲却反问我天黑以后是想睡在床上还是睡在车里，我说这有区别吗？他说有时候睡在哪很重要，虽然都是赶路。而且他强调床上一定比车里舒服得多，所以趁着汽车里还有油，我们应当忘记学校是怎么教开车的。

我的父亲曾经聆听过爷爷的教诲，他对奶奶没什么印象就像我对母亲也没什么印象，大家都说有奶就是娘，我们都没吃过奶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娘。爷爷他亲眼看见过一个从学校毕业的赛车手把一辆吉普开翻下山去，当时据说他是为了和一个开房车的坏蛋争夺姑娘搞了一个帮派，最后决定胜利的比赛时刻他给掉到山下面去了。爷爷无不伤感地怀念着他，说他们从前是好哥们。可是我知道他们原先的关系不好，这就是讲死人的好话给活人听。不过这件事给爷爷的启发很大，他总结了三点经验，一是和人家的关系不能太好了，容易落难的时候被拴在一条裤腿上，二是学校的玩意不靠谱，三是家里的破车确实该修修。但爷爷只是个完美的木匠兼皮匠，铁匠的事情一点也不明白，驾驶室倒是通风透气的，别的地方搞得一塌糊涂。

父亲秉承了爷爷的想法，而且他顺利的让破解放上路了，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个好事，但是父亲绑架儿子让人懊恼，我不得不和父亲一起呆在破车里。漫长的颠簸中我一直在怀疑着旅途的必要性，包括我们为什么走了一条没有沥青的烂路，我的记忆似乎从来都是在这个破车里发生的，白晃晃的天色和不时出现的停在路旁的熄火的三轮，奚落一通又扬长而去的房车，还有多次拦路打劫。父亲说我只有在准备打架的时候和他异常团结，但是打架这种事又不会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头上，而且打架总比不打架要糟糕得多，所以父亲他有时候只会和别人吵吵架，我则在一旁静静听他演说那些并不高明的道理。一个人太能说就会成骗子，可是父亲却

有些过于沉默了，我甚至觉得他胆小怕事，而他果断地回击我幼稚浅薄任意妄为，并且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最激烈的争吵时他大吼着："每次打架弄坏车，不都是我修的吗？车停了不动了你不是个就会抹眼泪的人吗？"我知道他忘了修车的零件每次都是我给他买的，对于他的健忘我总是原谅，而他对我却老是不满意。固执的父亲不愿意学习任何一门外语，这也许和爷爷的教导有关，但是爷爷他能自学成才的搞定不少东西。

天色只有在接近旅馆的时候才会暗下来。路边出现了不少的流莺，父亲奇迹般地做到了招手即停，他说我们就要累死了，这时候的人得来点刺激的才能继续赶路，我表示没有反对，因为我也到了年龄，而且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。我怯生生地对着她们打着招呼，还出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结巴，父亲倒是沉稳万分。完事了以后我偷偷问父亲他是不是经常搞搞这些，他却一脸轻松的说自己也是头一回。我们拉着其中的一个女人继续赶路，双方进行了亲切而严肃的会晤，就如何完成买卖合同这一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。他们弄得我特别难为情，虽然我明白父亲是为了继续赶路，而那个女人正在等待着父亲的报酬。我靠着窗子点了一根烟，土黄色的头发随着门框一同摆动，因为前面的女人们拿走了爷爷唯一的照片，我没有阻止她们，因为我以为规矩就是这样的，父亲也没有阻止，因为那是汽车里唯一珍贵的东西，我们已别无选择。

我开始厌烦这趟旅程。父亲说赶路是因为我们的家已经腐朽和倒

塌，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生活。他不知道他的儿子没有见过家，更没有见过宾馆。我早已厌倦无数的岔路和颠簸。父亲没准也是厌恶漫漫长路的，也许是仅仅更为厌恶我没见过的家才拼命进发，又或者是为了那些流萤而已？我只是长在车里的人，我是路的孩子，我不知道那些东西。我之能够遗忘，不停的遗忘着沿途的那些流动的景象，那些对于别人重要而特别的东西，我尚未认识就早已丢弃，对我来说，永恒不变的是汽油味。父亲说，在那个新的地方，连每一棵树都有他自己的名字，而我在车里只觉得自己想撒一泡尿。

流莺的存在使我们开始变得暴躁，父亲他突然嘟囔起自己要是开着房车那该多好，我痛苦的怀念着爷爷的同时怀抱着女人的大腿嘶哑的大喊：再来一次。车瞬间开始摇摆，我能听见车上的每一颗螺丝钉扭曲着抗拒他们早已决定了的命运，爷爷的破车于是骄傲地宣布了叛徒的名字，父亲开始说一套做一套，而我深深地将头埋在了烟灰里。路现在倒是好走了，车已经开始崩塌。

这辆解放现在就像一个全速奔跑的瘸子。父亲说以后的路要靠我来驾驭了，我回答他说路早已到了尽头。父亲说你有点希望好不好，我回答他说要自己盖一个房子。父亲说你要是敢这么干我就把你扔下车，我回答他说没有我你哪也去不了。他说我们就快到了，我回答他说不管有多近，也该修一修车了。他说迟了宾馆人就住满了，我回答他说那就让他们超速追尾去吧。父亲说你简直是不分主次，我回答他说你就是急火攻心。父亲恼怒的打了我一

巴掌，我作为回应揣了车一脚。

后来大家都累了，喘着粗气的父亲终于发现那个女人坐在了驾驶座上，而 320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没有人敢抢方向盘。

目的地于是变得未知起来。